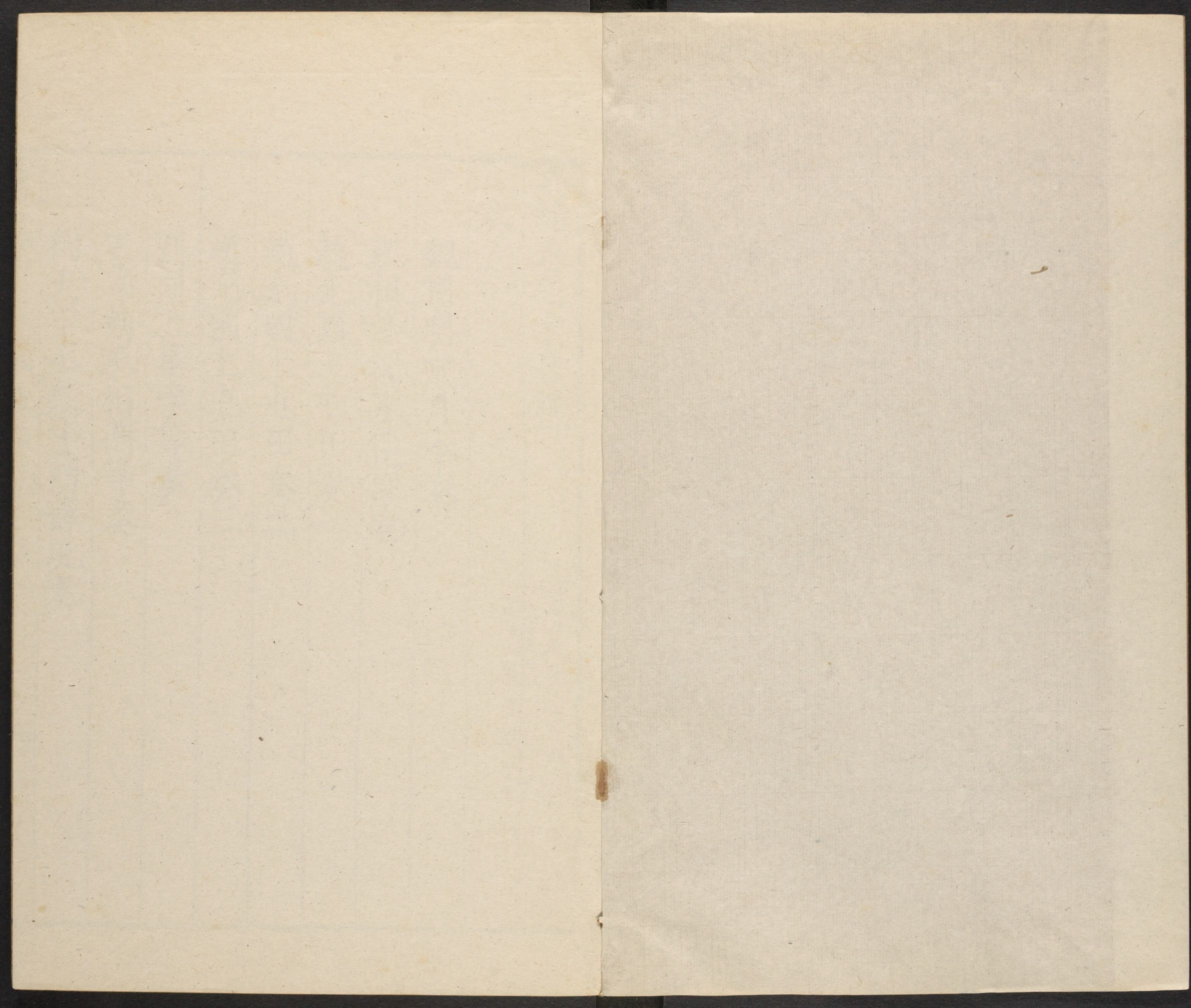


T5238.0/0623 3



文編卷之十目錄

奏

魏相明堂月令奏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劉向上星孛等奏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



涓勳論丞相宣奏

翟方進劾涓勳奏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陳崇劾陳遵奏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賈讓論治河奏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復刺史奏

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條例奏

丙吉奏記霍光

附

文編卷之十 奏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
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失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

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
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
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
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
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
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名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
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
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
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此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六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

被災害民飢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
此賴明詔振拯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以相恤西羌未平師
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
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
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跡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攻也故臣愚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虛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平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
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緄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碎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人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老成之將直陳所見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累叙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
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
三般師罷兵萬人留

貝謀而賤戰戰而百
盼以待敵之可勝蠻
以避害就利愛親戚
師古曰
薦稠草愁於寄託

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
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
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
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
也若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
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
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殄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
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
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
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
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

漢時萬餘里之地而僅

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

遠

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其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闔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

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

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

撫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

老臣忠言

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

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杜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

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

陛下省察

劉向上星孛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
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結小大希稠

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星變

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

月叙得錯綜夔火烧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
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
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
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
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
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
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累叙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夫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
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成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
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
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
衆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
近臣為近主也禮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畏也况
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
况皆棄市

文獻卷之十一
一
涓勲論丞相宣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翟方進劾涓勲奏

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博閔咸歸故鄉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

陳崇劾陳遵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譎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分引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賈讓論治河奏

分叙

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
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
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墮國
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
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
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

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
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繼介愛利
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
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
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
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
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
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

為萬世言治水者宗不特其敘事之曲折也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
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
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
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
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
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
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
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也石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
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也日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東郡平剛又為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
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朞月自
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
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

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
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
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
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
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
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
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
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
黎陽而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

望河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
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
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
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
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
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
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
往殷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文編卷之十一
奏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
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撤民則病溼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至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
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
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
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
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
歲故爲之中策若無心繕完故隄增甲倍薄勞費無已
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
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
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文編卷之十一
奏
朱博復刺史奏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
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
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
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條例奏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粗以百里爲之差
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
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
不售貨之滯于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
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
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
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以相
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
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

文編卷之十
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惣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叅議施行

丙吉奏記霍光

附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後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

文編卷之十
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小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文編卷之十 終

文編卷之十一 目錄

上書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文編卷之十一上書

荆川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批

門人丹陽姜寶廷善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帛子行校刊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

齊也。夫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土百里。加之以魯。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

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今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

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
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
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躡今
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
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
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
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
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
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
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
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
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
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
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
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
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两周乘
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
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
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
攻安邑恐齊撻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
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
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
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
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
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
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至公子延
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

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脚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

重，上縣無壺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一篇譬喻

一篇隱語

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如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盡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外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拘以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不過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雷穿石單壺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錯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諫吳王書

是戰國文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蒐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車輦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患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敘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此拒胡計

此拒越計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足為漢難也

為大玉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

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盡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

鷲鳥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

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

往時趙淮南已如

此可鑒也 諷辭

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喪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此賈生策吳楚之計 名為諫吳多是洩漢陰計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
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
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雷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邯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

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一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
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其情切故其辭復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

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李斯竭忠胡亥盡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見

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母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臧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

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寤，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

道衆莫不按劔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
柢輪困離竒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
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
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
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劔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
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

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
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
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
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
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
車今欲使天下廖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
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
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者哉

張敞諫膠東王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
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耳非憎絲
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
也禮君母出門乘輜駟下堂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
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欽制不從恣之
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
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
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

臣敞幸甚

文編卷之十一終

